

<<沉默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沉默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244411

10位ISBN编号：7544244415

出版时间：2009.08

出版时间：南海出版公司

作者：（日）远藤周作

页数：237

字数：150000

译者：林水福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沉默>>

前言

有一份报告送到罗马教会，内容中指出：由葡萄牙的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·克里斯朵夫神甫在长崎遭受到“穴吊”的拷刑，已宣誓弃教。

这位神甫在日本定居了二十多年之久，身居教区长之最高职位，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。

这位神甫神学造诣之深，堪称稀世之才。

在德川幕府禁教令下仍潜伏于京都、大阪一带传教不辍。

他在信中经常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因此无论遭遇到何种情况，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。

在教会里，也有很多人认为那份报告可能是荷兰或日本的异教徒捏造，也可能是误传。

因有传教士的来信，罗马教会对在日本传教的种种困难当然非常了解。

自一五八七年之后，日本的大名丰臣秀吉改变以往的政策，开始迫害天主教徒。

他首先在长崎的西坂将二十六名司祭和信徒处以焚刑，还把各地的许多天主教徒驱出家门，拷打、残杀。

德川将军对此政策采取萧规曹随的态度，于一六一四年决定将所有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驱逐出境。

根据传教士们的报告，是年十月六日和七日两天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七十几名司祭被迫在九州和木钵集合之后，押上开往澳门、马尼拉的五艘帆船，驱逐出境。

那是个下雨的日子，灰色的海上波涛汹涌，在雨中，船从海湾穿向海角，消失于海平面的彼方。

尽管日本政府已颁布了严厉的驱逐令，但其实还有三十七位司祭不忍心合弃信徒，化明为暗，仍潜伏在日本，并未离去，费雷拉神甫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不断写信把陆续被捕、被处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向上司报告。

他在一六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从长崎寄给巡察师安特列·巴尔美洛神甫的信函，现在都还保留着。

信上对当时的情形有详细的说明：我在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本地天主教的情形，现在继续向您报告后来发生的事。

所有的威胁和压迫方式都跟以往不同。

就让我先从一六二九年之后，五名因信仰问题而被捕的修道士身上发生的事开始谈起吧。

那五人即巴尔特洛美古奇耶列斯、方济·德·赫斯、比仙提·德·安东尼欧这三位奥古斯丁会士，和我们耶稣会的石田安东尼欧修士，还有方济会的卡布列耶鲁·德·圣·马答列纳神甫。

长崎奉行竹中采女强迫他们弃教，并借此嘲弄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主的仆人，打击信徒们的勇气；不过，采女很快就了解到光是语言改变不了神甫们的决心，因此，他决定改弦易辙，利用云仙地狱的热水来“伺候”他们。

采女下令：将五名司祭带到云仙，用热水“拷问”他们，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为止，但绝不能杀掉他们。

除了这五人之外，安东尼欧·达·西鲁之妻贝亚特丽吉·达·柯丝达和其女儿玛利亚，也因为采女长时间劝她们弃教都不理，亦被一并处理。

十二月三日，他们从长崎出发前往云仙。

两名女性坐轿，五名修道士骑马，和众人分别。

来到距离长崎不过一勒瓜。

的日见港时，手就被绑起来，连脚也被扣上脚镣。

上了船之后，一个个被分开紧紧地绑在船舷旁边。

傍晚，他们抵达云仙山麓的小滨海港。

翌日上山之后，七个人分别被关进小屋里，手铐脚镣日夜不离身，还有护卫严密监视着。

尽管采女的部下人数众多，代官。

仍然派遣警吏严加戒备。

在通往山上的各条路上，均派人监视，除非有官方的通行证，否则一律不准通行。

第三天进行拷问——首先把七个人单独带到池边，强迫他们看着滚烫的池水溅起泡沫，希望他们在尝到皮肉之苦以前，能放弃天主教的信仰。

由于天寒地冻，滚烫的池水更是摄人魂魄，要不是有神的护佑，光看这情景就足以令人昏厥。

<<沉默>>

但是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神的支持，勇气倍增，嚷着：“快拷问吧！”

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！

”官差们听到这坚决的回答，马上命令他们脱掉衣服，用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脚，然后用半加仑的勺子舀热水淋在他们身上——那还不是一口气全部倒下去，而是在勺子底下钻了几个洞，让热水慢慢流下，使痛苦延长。

天主教的英雄们身子一动也不动地忍受着这种恐怖的痛苦，只有年轻的玛利亚受不了而仆倒在地。

官差看到，叫着：“弃教了！”

弃教了！”

”他们把少女抬到小屋里，准备翌日送回长崎。

玛利亚拒绝回去，坚决表明自己并未弃教，要与母亲和其他人一起接受拷问，但是官差不从。

其余六人继续留置山上，度过三十三日。

其间，安东尼欧、方济两位神甫和贝亚特丽吉各受到六次热水中的拷问，比仙提神甫四次，巴尔特洛美神甫和卡布列耶鲁神甫各两次，他们哼都没哼一声。

安东尼欧神甫和方济、贝亚特丽吉受拷问的时间比其他人的都长。

尤其是贝亚特丽吉，虽然身为女性，但是在各种刑罚加身、劝告临耳时，都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，因此，除了尝到浇热水的痛苦之外，她还遭受各种刑罚，被迫长时间站在小石头上，挨人辱骂。

然而，官差们越是愤怒，她越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。

其余的人由于身体虚弱又有病在身，并未遭到太大的折磨。

采女本无杀他们之意，只是希望他们弃教罢了，还特别派了一位医生到山上来替他们疗伤。

最后采女觉悟到，无论采取何种手段，自己是赢不了的。

部下反而向他报告：从神甫们的勇气和力量来看，恐怕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改变心意之前，云仙的所有泉水和池水均会先告罄。

于是，他决定把神甫们送回长崎。

一月五日，采女把贝亚特丽吉·达·柯丝达收容在某来历可疑者的家里，并把五名神甫关入城内的监狱。

他们目前还在该监狱里。

我们神圣的宗教终于粉碎了暴君采女先前的计划和期待，不但赢得大众的赞扬，更增加了信徒们的勇气，战绩显赫。

罗马教会相信，写这样的信的费雷拉神甫，即使受任何的拷问，也不会放弃神和教会而向异教徒屈服。

一六三五年，罗比诺神甫等司祭在罗马聚会。

他们为了洗刷费雷拉弃教的耻辱，计划无论如何也要偷渡到日本——那个天主教徒遭受迫害的国度——偷偷传教。

这种有勇无谋的计划，教会当局一开始就不赞成。

以上司的地位，当局对他们的热诚和传教精神表示赞赏；可是，对把司祭们送到极为危险的异教徒国家，教会却不表赞同。

不过，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自从圣方济各·沙勿略之后，天主教在东方的日本已播下最佳种子，如果因为失去了领导者而使信徒逐渐减少，的确很值得重视。

不仅如此，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，费雷拉神甫在世界尽头的一个蕞尔小国被迫弃教，这件事不只是他个人的挫折，也是整个欧洲信仰、思想的耻辱和失败。

在这种强烈意识下，经过几番波折，最后还是准许罗比诺神甫和其余四名司祭赴日。

另外，葡萄牙方面也有三名年轻司祭依不同的理由计划偷渡赴日。

他们是费雷拉神甫从前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教神学时的学生——佛朗西斯·卡尔倍、赫安提·圣·马太和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三人。

他们可以接受恩师费雷拉已光荣殉教的说法，但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恩师会像狗一样屈服在异教徒面前。

<<沉默>>

其实，这不只是三名年轻人的共同看法，也是所有葡萄牙神职人员的一致心情。

三人准备亲自到日本调查事情的真相。

这里的情形也跟意大利方面差不多，最初上司也不答应，后来被他们的热诚感动，允许他们到日本进行危险的传教活动。

这是一六三七年的事。

三名年轻司祭马上准备作长途旅行。

当时葡萄牙传教士要到东方，通常都先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印度的印度舰队，那时印度舰队的起航是里斯本市最热闹的活动之一。

在三人印象中地球尽头的东方，而且是最边缘的日本，现在形状鲜明地浮现在眼前。

翻阅地图时，非洲的对面是葡萄牙、印度，印度前面有众多的岛屿和亚洲的国家分布着，而日本的形状活像一条幼虫，在东边爬行。

要摸索到那里，必须先到印度的卧亚，然后渡过茫茫的大海、历经长久的岁月才能抵达。

自从圣方济各·沙勿略之后，卧亚已成为往东方传教的踏脚石。

在这里的两所圣保罗神学院有从东方各地前来留学的学生，同时，发愿一辈子为主服务的欧洲司祭搭船前往各国，往往需要在此等候一年半载，其间他们可以了解到各国情况。

他们三人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日本，幸好路易斯·弗洛伊斯之后，已有许多葡萄牙传教士从日本送回情报。

据说新的将军德川家光采取的高压政策，比起其祖父和父亲更为严苛，尤其是长崎地方，自从一六二九年暴虐残酷的竹中采女任奉行之后，常以严刑加诸信徒身上，把滚烫的温泉淋到囚犯身上，强迫其弃教，有时候一天的牺牲人数不下六七十。

费雷拉神甫本身也曾经把这情形向祖国报告，所以传说所述应该是事实。

总之，他们一开始就觉悟到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结束之后，等候着他们的是比旅途更为严厉、无情的命运。

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出生于以矿山闻名的达斯可城，十七岁入修道院，赫安提·圣·马太和佛罗西斯·卡尔倍出生于里斯本，两人与洛特里哥一起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受教育。

他们三人在神学院时，读书、生活都在一块儿，对教授自己神学的费雷拉神甫记忆犹新。

洛特里哥他们猜想，费雷拉老师现在一定还活在日本的某个地方。

有着碧蓝而清澄的眼睛、充满着慈祥光辉的费雷拉老师，受到日本人的拷刑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

他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老师受屈辱而扭曲的面容是什么样子。

他们不相信费雷拉老师会抛弃神、抛弃他的慈祥。

洛特里哥和他的同伴无论如何要到日本，探查老师是生或死。

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，三人搭乘的印度舰队在贝伦塔。

上的炮声祝贺下，从泰约河。

口出发。

他们接受了约翰·达西哥主教的祝福之后，就上了司令官搭乘的“圣·依莎贝尔”号舰。

舰队驶出黄色的河口，在蓝色的大海航行时已是正午时分。

他们靠着甲板，眺望闪着金光的海角、山峦以及农家的红墙和教会。

欢送舰队的教会钟声，随风飘送到甲板上来。

当时，要到东印度就必须绕行非洲的南端。

这支舰队在出发后的第三天，于非洲西岸遇到暴风雨。

四月二日，舰队抵达圣波尔图岛，不久过马德拉群岛，六日抵达加纳利亚群岛之后，雨下个不停，又碰到无风状态。

后来，被洋流从北纬三度线冲回五度，撞到几内亚海岸。

无风时，酷暑难耐，再加上各船均有多人生病，其中甚至有“圣·依莎贝尔”号的船员，躺在甲板和床上呻吟的病人也逾百人。

洛特里哥和船员忙着看护病人，帮他们放血。

七月二十五日，圣雅各节，船好不容易才绕过好望角。

<<沉默>>

绕过好望角的那天，又遇到暴风来袭，船的主帆断裂，掉到甲板上，发出巨大声响。

病人和洛特里哥他们都加入抢救的行列。

当他们准备抢救前部帆时，船触礁了，幸好有其他船舰马上来救援，否则“圣·依莎贝尔”号可能就沉入海底。

暴风雨来袭之后，又碰到无风状态。

主帆无力地下垂，帆影落在躺于甲板上如死人般的病人的脸和身上。

海面上每天闪烁着燠热的亮光，不见一丝波浪。

船航行的日期越长，食粮和水分就越缺乏。

到达目的地卧亚时已是十月九日。

他们在卧亚得到的有关日本的情报，比在祖国时更为详细。

据说就在他们三人出发前一年十月起，日本有三万五千名天主教徒起义，以岛原为中心和幕府军苦战的结果，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被杀个精光。

这次战争结束后，当地变成杳无人迹的荒地，残存的天主教徒也消灭净尽。

不仅如此，对洛特里哥一行打击最大的消息是，由于这次战争，日本已和葡萄牙全面断绝通商和贸易，更禁止葡萄牙船只入境。

三名司祭知道祖国的船只不能开往日本之后，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澳门。

这个城市是葡萄牙在远东的根据地，同时也是日本和中国贸易的基地。

他们抱着几许侥幸的期待来到这里，但很快就受到巡察师范礼安神甫的严厉警告。

神甫说，在日本传教根本不可能，而且澳门的传教会也不打算用危险的方法送传教士到日本。

这位神甫十年前就在澳门成立传教学院，培养传教士到日本和中国传教。

自从日本禁教之后，葡国就委托他代为管理在日本的耶稣会。

范礼安神甫对费雷拉神甫的情况说明如下：“自一六三三年之后，潜伏在日本的传教士的音信就完全断绝了。

听从长崎回到澳门的荷兰船员说，费雷拉神甫已被捕，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。

由于那艘荷兰船在费雷拉神甫遭受到穴吊拷刑的那天起航，因此以后的事就不得而知了。

在当地打听到的情况是：由新上任的宗教负责人井上筑后守。

审问费雷拉神甫。

”范礼安神甫明白指出：在这种情况下，以澳门传教会的立场，无法同意他们到日本传教。

现在，我们还可以从葡萄牙“海外领土史研究所”所藏的文书中，看到几封洛特里哥的书函。

他的第一封书信如上述，是从他跟两个同事自范礼安神甫处听来有关日本的情势开始写起的。

<<沉默>>

内容概要

德川幕府禁教时代。
长崎海边村庄。

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洛特里哥偷渡日本，暗查恩师因遭受“穴吊”而弃教一事。
在传教与寻访的艰难过程中，洛特里哥经历了信仰与反叛、圣洁与背德、强权与卑微、受难与恐惧、
坚贞与隐忍、挣扎与超脱等连绵冲突，最终在查明老师“叛教”真相的一刻，获得了对信仰的诠释与
体验，向无边苍穹敞开了心扉……

<<沉默>>

作者简介

远藤周作（1923-1996）日本著名作家，日本信仰文学的先驱。作品中渗透着关于生命、人生、社会、文化、历史的浓厚思考和沉重追问，在日本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，代表了日本20世纪文学的最高水平。

出生于东京一个天主教家庭，10岁时接受洗礼，深受天

书籍目录

前言 第一章 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书信(1) 第二章 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书信(2)
第三章 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书信(3) 第四章 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书信(4) 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
第八章 第九章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后记远藤周作年表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薛巴斯强·洛特里哥书信(1) 主的平安。
基督的荣光。

我们在去年十月九日抵达卧亚。
五月一日从卧亚到澳门,这些事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过了。
在艰苦的旅途中,同事赫安提·圣·马太深为疟疾发热发冷所苦,体力消耗甚大,只有我和弗朗西斯卡尔倍在这所传教学院受到真诚的款待,体力充沛。

不过,这所学院的院长——十年前就住在这儿的范礼安神甫——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去日本。
我们在可以眺望全港口的神甫居室中讨论这件事时,神甫说:“我们必须放弃派遣传教士到日本的念头。”

对葡萄牙商船而言,海上的航行极为危险,到达日本之前还会遭遇到几个障碍。

“神甫的反对极为有理,因为自一六三七年之后,日本政府一直怀疑岛原之乱与葡萄牙人有关,不只是全面断绝通商,而且从澳门到日本近海的海上,常有新教徒的英国军舰出没,对我商船加以炮击。”

“可是,靠着神的护佑,我们的偷渡说不定会成功。”

赫安提圣·马太眨眨充满热诚的眼睛说。

“那里的信徒现在失去了司祭,就像一群孤立无援的羔羊。
无论如何,应该有人去鼓起他们的勇气,不要让信仰的火种熄灭。”

“这时,范礼安神甫歪着头,没说话。”

看得出来,他一直对身为上司的义务和日本可怜的信徒被逼迫的命运,深深感到懊恼。

老司祭手肘靠在桌上,用手掌支撑着额头,沉默了好一阵。

从神甫的房间看得到遥远的澳门港,在夕阳照射下海变成红色,帆船如黑渍点点浮在海面上。

“我们还有一样工作,那就是探寻我们的老师费雷拉神甫是否安然无恙。”

“关于费雷拉神甫的行踪,后来消息杳然。”

有关他的消息都不明确,我们连分辨真伪的能力都没有。

“这么说,他还活着吗?”

“这也不太清楚。”

范礼安神甫嘘了一口气,分不清是吐气还是叹息。

然后,他抬起头来。

“以前他会定期寄送书信来,自从一六三三年之后就中断了。”

他究竟是不幸病死了,还是被送入了异教徒的牢狱里,或者如你们所想象已光荣殉教,抑或仍活着但没有途径寄书信,现在什么都不明确。

“那时,范礼安神甫对谣传中费雷拉神甫屈服于异教徒的拷刑一事未置一词。”

他是否也跟我们一样,不愿把那样的猜测加诸昔日同事的身上呢?

“不仅如此……”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,“现在日本出现了令天主教徒头疼的人物,他叫井上。”

“井上这个名字,我们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范礼安神甫说,跟现在这个井上比起来,前任的长崎奉行,即残杀许多天主教徒的竹中,不过是个残暴的、有勇无谋的人罢了。

为了记住不久后登陆日本可能会碰上的这个日本人,我们把他的名字重复念了好几遍。

从九州的日本信徒最后送来的书信中,范礼安神甫对这个新奉行多少有点认识。

据说,岛原之乱后,镇压天主教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这个井上。

他跟前任的竹中完全不同,他狡猾得像条蛇,常常利用巧妙的方法使以往对威胁、拷刑毫不畏惧的信徒们一个个地弃教。

“可悲的是,”范礼安神甫说,“他,曾经皈依和我们相同的宗教,还受过洗呢!”

“对这个迫害者,我想以后还会跟您报告……结果,就上司而言极为慎重保守的神甫,被我们(尤其是卡尔倍)的热诚感动,最后准许我们偷渡赴日。”

<<沉默>>

大局已定。

为了教化日本人，为了主的荣光，今天我们总算来到东方。

今后的行程，可能遭遇到的困难阳危险，恐怕不是从非洲到印度的船旅所能比拟的。

不过，当我想起“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”和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”这些话时，就觉得种种危险、困难毫不足道了。

澳门，如前所述位于珠江的出口，城市由散布在港湾人口的岛屿构成。

这个城市跟其他东方城市一样，并没有城壁环绕，分不清哪里是城市的边界，如灰褐色尘芥的中国房子到处可见，反正跟我们国家的任何都市、城镇都不一样。

人口据说有两万左右，其实是不正确的。

唯一会让我们兴起怀乡情怀的，是位于市中心的总督府和葡萄牙式的商馆以及小石子路。

炮台的炮口朝向港湾，幸好连一次都未使用过。

中国人大半对我们的宗教漠不关心，关于这点，日本的确像圣方济各·沙勿略所说的“是东方国家中最适合天主教的国家”。

可是讽刺的是，日本政府锁国政策的结果，却让远东的生丝贸易完全由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独占。

因此，澳门港今年的输出总额是四十万舍拉芬，远超过前年和去年的十万舍拉芬。

今天，在这封信里，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我们昨天终于碰到了一名日本人。

听说以前澳门曾经有相当多的日本修道士和商人前来，自从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之后，他们就不再来，连少数残留者也都回国去了。

我们请教过范礼安神甫，他也说这城市已无日本人居住，但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，我们认识了一个混在中国人当中的日本人。

昨天下雨，我们到中国人住的地区找寻偷渡到日本的船。

我们一定要找到一艘船，还要雇船长和水手。

雨天的澳门看来更加凄凉，海和街道都被淋成灰色，中国人都躲到狭窄的小屋子里，满是泥泞的路上不见半个人影。

看到这样的街道，不知怎的，我想起人生，感到悲哀。

我们找到经由介绍的中国人，说明来意之后，他马上说，有一个日本人想从澳门返国，随即答应我们的要求，叫他的小孩去请日本人来。

对我生平头一回遇到的日本人，要怎么形容他才好呢？

一个跌跌撞撞的醉汉走进屋里。

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叫吉次郎，年龄大约二十八九岁。

从他对我们的问题的勉强回答中，知道他是靠近长崎的肥前地方的渔夫，岛原之乱前在海上漂流时，被葡萄牙船只所救。

虽然他喝醉了酒，一双眼睛仍充满狡猾的神色，我们交谈时，他常把目光避开。

“你是信徒吗？”

卡尔倍这么一问，他突然静默不语。

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卡尔倍的问题会使他不高兴。

起初他似乎不太愿意说，后来在我们的恳求下，他才慢慢说出九州地方天主教徒被迫害的情形。

他在肥前的仓崎村看过二十四名教徒被藩主处以“水磔”。

所谓“水磔”，是在海中竖立木桩，把犯人绑在木桩上，涨潮时，海水淹到大腿处，犯人逐渐疲惫，大约一个礼拜左右就会痛苦地死去。

像这么残酷的方法，说不定连罗马时代的暴君尼禄都想不出来呢！

谈话中，我们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。

即，吉次郎对我们讲着令人战栗的情景时，他的脸部突然扭曲，闭口不言，然后挥挥手，仿佛要从记忆中驱走恶魔。

或许，在遭受到“水磔”刑罚的二十几名信徒中有他的亲朋好友。

我们可能触到他的伤心处了。

“你一定是信徒。”

<<沉默>>

”卡尔倍步步紧逼，“我说对了吧？”

” “不！”

”吉次郎摇摇头，“不！”

我不是。

” “听说你想回日本，很幸运，我们有足以购船、雇水手的钱，因此，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到日本……” 听到这里，这个因酒醉而眼睛黄浊的日本人，突然露出狡黠的目光，在屋角抱着膝盖，为自己辩解似的说，是为了探望故乡的亲人才想回国。

我们有我们的打算，马上跟这个胆小的男子谈条件。

在这有点脏的房子里，有一只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，他喝光的酒瓶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。

反正我们登陆日本后，连方向都摸不清，必须有人替我们联络，找到能够掩护我们、帮助我们的信徒。

我们需要这个男子当我们最初的向导。

吉次郎抱着膝盖面向墙壁，对这个交换条件考虑良久，最后终于答应了。

对他而言，这是危险性相当大的冒险，但他也知道，一旦放弃这次机会，很可能一辈子都回不了日本。

靠着范礼安神甫的帮助，眼看着有一艘大帆船就要到手了，哪知道人的计划是多么脆弱、不可靠呀！

今天接到船被白蚁蛀坏了的报告，而这里几乎买不到铁或沥青…… 这封信是每天断断续续写的，因此，好像没日期的日记，请您耐着性子阅读。

一个礼拜前，我已跟您报告过我们到手的帆船被白蚁蛀坏的情形相当严重，幸好托神的护佑，已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。

我们打算暂时在船的内侧钉上木板，航行到台湾，如果这种应急措施行得通，就直接到日本。

此外，还要祈求主的庇护，不要让我们在东海碰到暴风。

今天我要向您报告一个坏消息。

上次信中已向您报告过圣·马太在长途旅行中体力消耗殆尽，罹患疟疾，最近他又发高烧，起恶寒，躺在传教学院中的一室。

我想您可能想象不出从前健壮的他现在瘦成什么样了。

他的眼睛红肿，湿巾刚放到额头上片刻就烫得像是刚从热水里捞起来似的。

他现在这样要到日本是不可能的。

范礼安神甫也说，如果不把他留在这里疗养，就不准其余两人出航。

<<沉默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远藤周作是20世纪最好的作家，《沉默》堪称战后日本文学代表作。

——格雷厄姆·格林（英） 这部非同凡响的杰出作品，忧郁、冷峻、深沉、雅致，引起心灵深处的共鸣。

——约翰·厄普代克（美） 一部文辞优美、叙述清新的不朽杰作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（美） 每次阅读都给人巨大的冲击和感动：剧烈的冲击有如要挤碎人的身体，无边的感动则几乎令人窒息。

——《朝日新闻》（日） 作品涉及罪责、救赎与信仰的核心，隽永而深刻。

——《华盛顿邮报》（美） 以萦绕一生的宗教关怀为主题，冷峻的文字背后是历史的温暖。

——《卫报》（英） 书中的背叛与忠诚、宽恕与悲悯、东西方思想的碰撞，以及个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变迁，向我们揭示了文学可能开拓的广阔精神空间。

——宫坂觉（日本教授） 《沉默》与《深河》可谓远藤周作的两座高峰。

——林水福（翻译家） 一部无与伦比、完美无暇、必须一生阅读的杰作。

——亚马逊英国

<<沉默>>

编辑推荐

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不朽名著 代表20世纪日本文学高峰 简体中文版首次出版
13种文字在美英法德意韩引起巨大轰动 英美当代两大文豪格雷厄姆·格林 约翰·厄普代克
联袂推荐 一部为千百万人打开心灵纠结的书！
同名好莱坞大片即将全球公映 著名导演斯科塞斯执导 两届奥斯卡影帝丹尼尔·戴·刘易斯主演
每次阅读都给人巨大的冲击和感动：剧烈的冲击有如要挤碎人的身体，无边的感动则几乎令人窒息。
——《朝日新闻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